

犯人に告ぐ

敬告



犯人

雫井脩介
Shizukui Shusuke

敬告犯人

(日) 栗井脩介 著
林新生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敬告犯人 / (日) 零井脩介著; 林新生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133-0087-2

I. ①敬… II. ①零…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现 IV. ①I313.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0661 号

HANNIN NI TSUGU

© Shusuke Shizukui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4 by Futabasha Publishers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Futabasha Publishers Ltd.

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敬告犯人

(日) 零井脩介 著; 林新生 译

责任编辑: 赵笑笑

统筹编辑: 褚盟

责任印制: 韦舰

装帧设计: 严冬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910 × 1230 1/32

印张: 14.25

字数: 351 千字

版次: 2011 年 8 月第一版 2011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0087-2

定价: 36.00 元

第一章

凡是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刑警，难免都会对自己正追辑的罪犯产生难以言明的恐惧。

出现这种情绪时，调查大多正处于关键时刻，尚无法认定罪犯是谁。虽然无法认定，却已经有了明确的调查方向。明知道自己正一步步向目标逼近，只是仍看不清对方的面孔。

而一旦案子水落石出，又往往会让人失望。那位曾让自己寝食难安的对手，原来只不过是毫无背景的小混混。正像暗夜容易让人心生恐惧一样，正是这种还未露出真面目的罪犯才那么神秘莫测，令追辑他的刑警陷入恐惧中。

有时，刑警甚至会在查案中感觉出对方幽灵般的气息，觉得对方正躲在暗处瞪大眼睛窥视着自己，连周围的空气中都充满凛冽的杀气……而当刑警扑上前去、环视四周时，却又看不到那幽灵般的身影。

使神奈川县的资深刑警卷岛史彦第一次身陷恐惧之中的对手，当数几年前遇到的那位自称“老子”的凶手。

“老子”初次作案那年，卷岛刚调回县警本部搜查一课特殊搜查组^①。前一年，四十五岁的卷岛刚升为警视^②，没过不久就被外调至港北警署担任副局长，负责管辖手下的几个刑事案件部门。在积累了一些实际管理经验后，今年他又被调回原单位，目前负责主持特殊搜查二组的工作。

年轻时，卷岛也在负责侦破盗抢案和凶杀案等暴力事件的刑事课干过一段时间，长期辗转任职于各个部门。后来发生了格力高·森永事件^③，这起投毒恐吓敲诈案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反响，并相继诱发多起以食品企业为目标的类似案件。为此警局领导决定增强负责绑架、勒索，及恐吓敲诈案件的特殊搜查组人力，这才把卷岛从刑事课调到了这里。去年提升警衔后短期调往地方警署工作，算是让他积攒一些新的工作经历。总体来说，卷岛自投身警界以来，几乎一直在这个专业能力要求较高的特殊搜查组任职。

他还清楚地记得初次接触这位自称为“老子”的凶犯是在七月，那天卷岛正好轮休在家。大概早晨七点半，家住县警本部警察公寓的卷岛一觉醒来，悠闲地品尝完起床后的第一杯咖啡。十天前，女儿泉子因产期临近，回来娘家待产。从当天清晨开始，已经出现过多次产

① 隶属于县警本部的刑事部搜查一课，专门负责诱拐事件和人质解救事件。警局内部多称之为“特殊犯”。

② 日本警察官阶级从上到下分为警视总监、警视监、警视长、警视正、警视、警部、警部补、巡查部长和巡查。

③ 格力高·森永事件（グリコ・森永事件）是指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年间，以江崎格力高食品公司社长江崎胜久被绑架、歹徒索要赎金为开端，最终发展为向多家日本食品企业发出投毒威胁并索要赎金的案件。罪犯自称“怪人二十一面相”，因此本案也被称为“怪人二十一面相事件”或“千面人事件”。目前本案已过了时效期，罪犯仍未捕获。值得庆幸的是由于罪犯每次都会事先预告，并没有人受到伤害。

前阵痛。卷岛的妻子园子见状，与丈夫商量应该早作准备，送女儿到妇产医院去。全家上下为此忙得不可开交。

泉子刚满二十一岁，从小娇生惯养，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更小。这么小的姑娘面对生育大事，难免会有些惶恐、不知所措。父母为此操心忙碌，不时还得哄上几句也属正常。

“别慌，沉住气，离正式分娩还早着呢！”

第一次产前阵痛刚刚过去，泉子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坐在餐桌边的椅子上撒起娇来：“唉，我还想去看今晚在海港码头举办的焰火晚会呢！”

“你都这样了，还想着玩！说什么傻话！”

园子看来真的有点儿生气了，厉声呵斥了她一句。

要说泉子也够可怜的，刚出生不久就被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体质虚弱、动不动就生病的她，就连念书时上体育课也只能独自站在一边看着别人锻炼。幸好动过的几次手术都算成功，总算捡回了一条命。泉子刚考上东京的一所短期大学，就向家里提出想独自一人在外面租房住。毕业时照例和同班同学一起到美国做了一次毕业旅行。没想到刚回国，毕业证书还未拿到手，她便领着一位男友回家了。没说几句话就表示自己马上要和这位男友结婚，给人感觉就跟小孩子过家家闹着玩似的。原来她肚子里已经有了一条小生命，卷岛夫妇听罢，马上意识到事已至此，多说无益。这时女儿又加了一句，说自己已经咨询过私人医生了，医生说她目前的身体状况不会影响生育。卷岛夫妇这才不再说什么，应允了下来。

虽然知道事情已无法改变，但卷岛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满，总觉得女儿做事太欠妥。这份不安让他感觉有些沉重。在这件事上，妻子园子的想法也和自己相同。随着预产期的一天天临近，做母亲的开始不停劝说女儿，以防不测，还是尽早搬回家住，免得到时候措手不及。

及。可泉子根本不把父母的关心放在心上，还跟以前一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点儿也不考虑自己特殊的身体状况。十天前，泉子好不容易搬回了家，却还是一副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似乎根本不觉得自己的身体和肚子里的小生命有多要紧。看着她红光满面，一上餐桌就狼吞虎咽地胡吃海塞，简直无法把这个泉子和念中学时还得哄着多吃饭的瘦弱女儿联系在一起。总之，卷岛夫妇如今最大的心愿，就是盼望女儿能顺顺利利地生下孩子。母子平安……别的都无所谓了。

“哎呀，都这时候了，你还不快点儿！”

妻子在一旁催促着，卷岛赶忙走进寝室准备换件衣服出门。就在这时，家里的电话响了。

卷岛快走几步抓起话筒，耳边传来特殊搜查二组负责人本田广明的声音。本田急切地向他报告，本署辖区内刚发生了一起儿童绑架案。

事情发生得真不是时候，卷岛心中暗暗叫苦，可当他听说被绑架的孩子年仅五岁时，就将自己家的事完全抛开了。

卷岛心里明白，绑架儿童和劫持人质这类案件，对经办警官来说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之所以特殊，是指这类案件最能引起媒体的关注。当然，警方通常和媒体之间有约定，案子未破之前严禁泄露消息。可是一旦结案，不管警方干得是否漂亮，有关报道都会铺天盖地而来，人们总喜欢把案件处理得好坏与否和警察的能力，以及民众对警方的信任程度联系起来。而越是上层人物，越会把公众的反应当一回事，他们还会或明或暗地耍一些手段，办砸了的案子就极力隐瞒，小有成功则扬扬得意地到处炫耀。遇上儿童绑架案这类突发事件，媒体就更会将其和警方的办案能力高低联系在一起。因此，面对此类案件，警方都会十分谨慎。如果将警方比喻成一家公司的话，碰上这类案子，无异于到了公司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换句话说，处理这类事

件时只要稍有闪失，对警方来说，无论管理体制还是办案能力，都会遭到普通民众的抨击，威信也必将大打折扣。

本田还在电话中说这桩绑架案其实是前天发生的，也就是星期五的傍晚。截至昨天为止，犯人已经给被绑孩子的亲人打了七次电话交涉赎金问题，目前双方已基本达成协议，受害人家属同意支付赎金，金额为两千万日元。孩子的父母正在四处筹钱，不过如何交钱放人还未落实。

卷岛听到这个消息后气得直跺脚，事到如今才来求助警方，已经错过了最好的解救时机。如果警方能在谈判初期介入，便可在电话交涉时基本确定罪犯的大致情况。没准还能使用逆向侦查技术追踪电话来源，及早锁定犯人所在方位，以便乘其不备采取行动解救人质。错失良机再来找警方出面，等于还未出手就已失去了先机。

“町田大街上有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折扣商店，名叫‘一发屋’，你听说过没？电视上还播过几次介绍他们经营有方的特别节目，把它作为零售业界的新型创业模式进行推广。他们的主要做法是，充分发挥现金结算的优势，先从全国各地大量采购积压商品，从家用电器到袋装食品，采购范围无所不包。听说社长本人经常手提巨额现金亲自奔走于各地，并不惜成本地在电视上投放广告以吸引顾客。被绑架的孩子就是这位社长家的，记得好像姓樱川，详细情况一会儿见面再说。这位社长虽已年过六十，但身体还很硬朗，遭到绑架的是他的孙子。”

这家人肯定是仗着有钱，便想当然地同意绑匪私下交易的提议。也许正因为他们总进行现金交易，手中常备有大量现金，而且电视上出的风头太大了，才会引来这场无端之祸。卷岛不免有些同情这家人，不过转念一想，或许事实远比这个复杂，也有可能是生意上的恩怨。

“据说孩子的亲属对待此事的态度并不统一，孩子的亲生父母，

也就是社长的儿子儿媳，一开始就明确反对私下支付赎金，也是他们瞒着老头儿偷偷报的警。”

“哦，原来是这样。那么，最后说定由谁出面交付赎金了吗？”

“社长的儿媳，这是绑匪定的条件，交付赎金的地点也由对方指定。在新宿的闹市区，时间定为今天下午的一点整。”

“新宿？”

卷岛心里一沉，这种情况如果处理不当，极有可能被警视厅插上一手，如此一来，案件的主导权搞不好会完全落在他们手里。

“课长那边还没汇报过吧？”

“是的。”

“好的，我知道了，剩下的由我来汇报吧。你先带上三四个人到事主家去，其余的人准备好所需设备，到相模原南警察署与我会合。九点我会准时到达那里，具体情况待会儿见面再详说。”

“明白，那就九点见了。”

放下听筒，卷岛叹了口气，扭过头看着妻子说：“看来我去不了医院了，发生了一起重要案件，必须由我处理。”

园子成为家庭主妇之前也是一名警察，对这种事自然明白得很。她既没说那些无用的抱怨话，也没有画蛇添足地安慰，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行，那我去给你叫辆车子吧。”说完就伸手拿过电话簿埋头翻找了起来。

“爸，你晚上回家或许就当上外公了，年纪不大就当上外公了啊。”一旁的泉子脸上也看不出任何失望之情，反而眉飞色舞地开了一句玩笑。

“确实。”卷岛只是轻声敷衍了一句。

虽然不在同一幢楼，但卷岛的顶头上司——搜查一课课长藤

原——也住在这片警察公寓里。卷岛夫人通过县警本部要到一辆车子，卷岛赶忙通知藤原，两人准备一同往警署赶。等到藤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甩开听到消息紧追而来的大批记者时，夏天的热浪已渐渐蔓延开了。

“曾根部长也正在往署里赶，再开快点儿！”坐在后排的藤原连声催促司机。

看来县警本部刑事部部长要亲自坐镇指挥了。刑事部部长曾根要介年纪和卷岛相同，今年都是四十六岁，但由于他毕业于官僚辈出的东京大学法学部，得以搭上升迁快车，三十多岁时便混上了兵库县县警本部搜查四课课长的位子。之后又在处理黑帮火并等几起重大案件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对付恶性案件很有经验，算是阅历丰富的老手了。

虽然看上去坐在身后的这位上司脸上依然保持着平静，丝毫不让人感觉不出手忙脚乱的样子，但卷岛早就听说，只要看见他瞪着那双死鱼眼，像是看谁不顺眼似的，就知道这位久经沙场的搜查一课课长已经紧张得手心出汗了。况且今天藤原课长说话的语气十分焦急，像一位抢着报道独家消息的报社记者似的扯着嗓子大喊。这种情况卷岛在和他一起出席谋杀案结案记者招待会时也见过几回。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自藤原上任以来，两年期间辖区内竟连一桩值得全体出动、全力侦破的重案都没发生过。为了充分展示自己的 ability，创造更高的业绩，这位藤原课长正瞪大了眼睛寻找机会，准备好好露上一手给上司看。

相模原位于东京都町田市的西面，作为东京和横滨两市的卫星城，近年来发展得很快。

车子在早晨上班高峰的车流中左右穿行，终于顺利抵达管辖整个相模原南部的相模原南警署。卷岛二人走进一看，署里已经专门为这

次事件腾出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摆了两张铁桌和一张正方形的指令台，指令台四边各有两把椅子。屋子的角落还靠墙放着几张办公桌，先期抵达这里的特殊搜查组其他成员，以及刑事总务课的几位警员已经成立了侦破小组。

临时拼凑出来的指令台居然也分上下座，紧里头坐着的男子衬衫袖口高卷、领带松开，正手握无线对讲机，口沫横飞地对看不见的那一头发号施令——他正是县警本部刑事部部长曾根要介。

“……要是案犯再联系，你就想办法和他周旋，最好能换个地点交付赎金。随便找个理由，说新宿那里不太熟悉什么的。要是对方坚持在人多的地方交易就建议横浜。听明白了吧？一旦有进展马上向我报告。完毕。”

看来对讲机那头是已被派往受害人家里的本田。曾根只斜眼瞟了一下走到指令台边的卷岛二人，便埋头用打火机点着香烟。

“这回可要逮条大鱼了。”

和烟一起喷出的还有这句话。

“据‘一发屋’的社长樱川志津雄说，案犯虽然做了变声处理，听起来像戴着口罩，但从口气和说话方式来看，案犯不是平常和他有来往的熟人。对方态度十分冷静，每次通话都会让人质健儿出来和家人说几句话。根据孩子在电话里称绑匪为‘大哥哥’推测，案犯应该很年轻。虽然尚无法确定，但此案为一人单独作案的可能性很大。对方声称‘这是一笔交易’，‘只要不报警就可以和平解决’，并且索要赎金高达两千万，因此我想，案犯一定会在约定好的赎金交付地点出现。”

卷岛心里却并不完全认同这一观点。双方的电话交涉过程未被录音，因此受害者家属的证言未必句句属实，而且，被派往受害者家里协助交涉的本田也觉得案犯会在赎金交付现场出现的可能并不大。不

过如今时间紧迫，这种分析只能暂时先放一边。

“问题是东京方面是否要过问……”

曾根故意不把警视厅直接称为“警视厅”或“樱田门”^①，或许是因为他本人没有在警视厅工作的经历，心里多少有些排斥。因此，凡是必需说到警视厅时，他都会用“东京方面”代替。

“町田警署暗中摸到了一些‘一发屋’的情况。这家公司通常采取的手段是，先在那些本来经营状况良好的批发商的客户中极力散布此批发商即将倒闭的假消息，造成客户的心理恐慌，从而不敢继续进货。这对小型批发商来说无异于致命的打击。等他们无力继续进货，生意快做不下去的时候，‘一发屋’便找上门来，用少量的钱将这家批发商的积压库存全部购入。警方已经接到好几封举报樱川公司此卑劣行为的匿名信，正准备展开调查时发生了这起绑架案，因此东京方面也很重视。”

曾根深吸一口气，探出身子扫了大家一眼，说道：“不过，鉴于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部分消息，东京方面此时插手意义不大。至少今天的赎金交付现场布控应当由我们负责。这个，问题不大吧？”

见到部长本人积极性如此高，临时侦破小组的成员们顿时兴奋起来。

“没问题！”一课课长藤原首先神情微妙地表了个态，接着把催促的眼光投向一旁的卷岛。

此后，县警本部刑事总务课课长家森也赶到了。与曾根、藤原等人共同商讨派往赎金交付现场的人员安排。算上已被派往受害人家中协助交涉的警员、在可能逃逸路线上阻截案犯的警员，以及应对案犯临时更改赎金交付地点等突发事件的预备警员等，光靠特殊搜查组显

^① 警视厅是日本首都东京的警务部门，位于樱田门，因此也被称为“樱田门”。

然力不从心。因此又从搜查一课、机动搜查队，以及临近的几个警署的刑事课临时调集部分人手前来增援。

趁几位领导正忙于部署的时候，卷岛拿起无线电话，和派往樱川家的本田通了话。

本田拿着电话机躲进樱川家的另一间屋子，这样说话能方便些。

“今天早晨案犯还未来过电话，看来赎金交付地点已基本确定。只要案犯不想变更交付地点，应该就不会再打电话过来了。这家人挺难缠的，我是说那个老家伙……樱川公司的社长……他总是强调什么：‘跟你们警察没关系，别在这里添乱，只要我们家健儿平安无事地回来，付多少钱都没关系。相当于用两千万买个平安了。’不知道这家人是本来就讨厌警察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反正就是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听到这些抱怨卷岛只能安慰两句，他心里十分清楚，本田这名下属虽然喜欢抱怨撒气，但工作起来还是十分认真的。

“总之，别的都还好办，唯独有一件事有点难，我是说换名女警替他们去送钱的事。”

直接派名警察假装成受害人家属去和绑匪交涉，这是警方最常用的手段。

“绑匪事前对这家的家庭成员进行过详细的调查，这点毫无疑问。对方在电话里指定送赎金前往交付地点的人时不是说‘孩子母亲’，而是直呼其名‘麻美’，由此可以断定，对方认识孩子的家人。很可能案犯在事前踩点时常常看到孩子和母亲在一起。另外，孩子母亲的身高仅有一米五，不管是派咱们的小冢还是高岛，身高上都有很大的差别。”

“孩子的母亲是什么态度？”

“看来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然刚得知歹徒指名让她出

面时有些惊恐不安，但我想鼓励几句应当问题不大。不过，对方提出的交付方法有点特别……”

本田告诉卷岛，案犯要求被害人家属先在离樱川家步行不到十分钟的相模大野站前的点心铺天狗堂买一盒三千日元的散装仙贝，用最大号的纸袋装。樱川一家是这家点心铺的常客。

之后的电话中，案犯又继续说出以下条件。回家后把点心盒里的仙贝取出来，放入两千万现金，接着继续套上天狗堂的大号纸袋，再提着这个纸袋到指定地点。另外，案犯不许家属把袋子抱在胸口，只能提在手中。到达指定的交付地点后不许停下脚步，要在附近缓慢走动，案犯会主动靠近，但这之前必须耐心等待。案犯反复强调只要不报警，就能保证小孩安全。现金到手确认无误后，三小时内就把孩子送回家。事后报警与否悉听尊便……交涉内容大致如上。

具体赎金交付地点定在新宿车站西口，小田急百货商店门口。不管平日还是假期，那里总是人来人往。

“从这点来看，案犯似乎是要靠对方提着的天狗堂纸袋确定身份，这说明他对孩子母亲并不熟悉。这和之前的推断有些相悖，应当如何把握还真有些拿不准。”

这点的确奇怪。既然目的是辨认身份，案犯何必非得指定受害人提一个带有明显标志的袋子？戴个帽子或围巾就行了，或者指定衣服颜色，案犯特别提出天狗堂纸袋，这点实在让人想不明白。不过起码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案犯至少在那里买过一次东西，否则不可能说出如此具体的条件。至于提到交付赎金后可以报警，说明案犯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应对警察事后可能开展的调查。

这些疑点先暂时搁置一边，派谁去送赎金，曾根部长已经拍板，就由孩子母亲本人前往。但考虑当事人或许会在出发前一刻因害怕而退缩，于是尽量找了一名身材相貌与之相近的女警在现场待命。

“藤原课长，警察厅搜查一课课长请你接电话！”

卷岛和本田的通话刚一结束，就听到负责接电话的警员一脸紧张地通告藤原。估计又是交代几句应当如何配合警视厅进行调查之类的指示。

“我来接。”

似乎是嫌藤原扮演这个角色不够漂亮，曾根部长举起手拦在中间说道。

“喂，你好，我是曾根。好久不见，你怎么样？”

头一回见这位曾根部长如此赔着小心、弓着腰、压低嗓子接电话。突然，听他大叫一声：“什么？你等等！”

接下来语气就变得不太客气了，咧着的嘴边露出一丝苦笑，脸已经憋得通红了。

“没有时间啊！我们早就派人到受害人家了，这边也已准备就绪。别，别！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就这么定下来，很难办啊……那边不是刚刚凑齐人手吗？可我们已经派出两百多人了。对，就快到达现场了。”

刑事总务课长家森站起身准备说点什么，曾根用目光制止了他，接着说道：“是的，只要他们坐镇后方指挥就行了，要是我们人手确实不够，再请他们增援也来得及。请别这样，两边人手混在一起更难指挥，容易引起混乱。我说……不不，这我知道。不会给他们丢脸的。请您跟东京方面说说。放心吧，不会有事的，我们肯定完成任务。有事我再向您汇报。”

曾根刚把听筒放下，就满脸不高兴地抱怨了一句：“这帮家伙就爱添乱！”

说完他又摸出笔记本，翻到某一页，拨了个电话。

“我找搜查一课的三船课长。”

看来是打给了警视厅。曾根报上自己的姓名，请对方帮忙叫三船

课长接电话。

“哦，是吗？已经去新宿警署了啊。”

看样子他要找的人不在。

“哦，不用了。那么，请叫一下森下部长。”

曾根用手捂住听筒，转过身面带愁容地轻声嘟囔了一句：“看来他们也已经动起来了。”

等了一会儿，警视厅的刑事部部长来接电话了。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看来对方也不是几句好话就能哄住的人。一句话刚说到一半，曾根就愤怒地把电话挂上了。

“这些家伙！实在太狡猾了！”

曾根咬牙切齿地骂了两句，在指令台周围踱起步来。

“他们这几手还真挺妙啊！听起来不光听我们汇报，他们好像也派人到樱川家去了。”

“刚才有个町田市警署的警部到那里去了。”

和指令台相距几步之遥，负责和受害人家保持联络的特殊搜查组的另一位组长秋本说道。

“什么？这样一来不是对我们更不利了吗？”说着，曾根双手叉腰，抬头看了看天花板，稍微让自己冷静了一下，说道，“算了，去就去吧。听说他们派了一名专门负责恶性案件的领导到我们这儿。等那人来了，就让他待在这里，只负责和东京方面的联络工作。那样他们的主导权也就徒有虚名了。”

警视厅要派来这里充当协调员的是后藤管理官，听说现场指挥很有经验，是个能干的角色。把他派来作为特使，可不是曾根随便就能糊弄的。目前还难以弄清对方的真实意图，卷岛有些不知该如何应付。但既然已成事实，也就只好顺其自然了。

与警视厅的联络工作就等后藤管理官到达后由他负责。这边，在

神奈川县警察本部的指挥下，侦破工作正一项一项有序地进行着。首先，选派了五名有绑架案侦破经验的警官组成机动搜查队先期到达现场，找出一切可能出现问题的漏洞，算是先遣队。

接着，从其他部门临时抽调出两百名警察，于上午十点到达相模原南警署集合。待人员到齐后由卷岛做一个简单的情况介绍，再集体从这里出发。

这两百名警察会这样调配：五十名布置在孩子母亲樱川麻美身边，保持五十米距离；其他一百五十名分成三队，分散在现场外围。如果警视厅硬要加派人手前来增援，就把他们布置在更远的区域。

赎金交到绑匪手中后，就得根据当时的现场情况，结合考虑是否有同谋等可能性，做出继续跟踪还是当场逮捕的决断。方案必须事先由指挥部确定，再通知每位在场人员。据曾根判断，此案极有可能是绑匪一人单独实施的。因此他虽然在外围增加了大量人手加强戒备，但总方针还是尽量由离赎金交付地点近的警员对绑匪实施逮捕。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固然危险，但考虑到赎金交付地点人多繁杂，不易追捕，要是让绑匪从现场逃脱了则更加危险。不过到时候具体采取何种措施，还得根据现场的情况做出最佳选择。

十点刚过，从其他部门临时抽调的警员就已经全部在警署内的柔道训练场集合完毕了。

卷岛先向藤原课长请教了训示要点，正要起身前往，无线对讲机中又传来了本田的声音。

“喂，喂！警视厅的后藤管理官已经到达，如何与他进行合作请指示。完毕。”

“你说什么？他怎么跑到你那里去了？”曾根气得差点儿跳起来，一把从旁边的秋本手中夺过对讲机嚷了起来，“你让那位管理官跟我说！”